

何处是归程

何処へ

渡边淳一 著

沈玲 译



日本文坛泰斗鲜为人知的痛楚情史，
渡边淳一毫无掩饰的自我剖白力作！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何处是归程

何処へ

渡边淳一

著

沈玲
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处是归程 / (日) 渡边淳一著 ; 沈玲译 . — 青岛 :
青岛出版社 , 2018.3

ISBN 978-7-5552-6718-8

I . ①何… II . ①渡… ②沈… III . ①自传体小说 -
日本 - 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0703 号

何处へ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 : ©1992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: ©2018 by Qingdao
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 .

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15-2017-237 号

书 名	何处是归程
著 者	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	沈 玲
出 版 人	孟鸣飞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qdpub.com
邮购电话	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 划	刘 咏 杨成舜
责任编辑	霍芳芳
封面插图	周悦
封面设计	末末美书
照 排	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	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大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
印 张	10.5
字 数	246 千
印 数	1-13000
书 号	ISBN 978-7-5552-6718-8
定 价	39.00 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: 日本 · 畅销 · 小说

目录

第一章 上京 / 001

第二章 愁日 / 038

第三章 摇影 / 078

第四章 乱调 / 112

第五章 混沌 / 190

第六章 寒风 / 244

第七章 转变 / 288

第八章 花云 / 316

第一章 上京

—

傍晚五点过后，裕子终于把搬家后凌乱的房间收拾妥当。四月末的白天渐渐长了起来。斜阳透过房间的阳台照了进来，一直延伸到榻榻米上铺着的地毯边缘。

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屋子。一进门便是厨房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，再往前是一间由拉门隔开的稍大点的日式卧室，西式房间中勉强放下了一套沙发，裕子坐在上面，正在用刚买来的水壶沏茶。

相木悠介饮着茶，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裕子以为茶里混进了脏东西，可悠介又喝了起来。

是稍稍有点浓的煎茶。

悠介一边品着茶，一边想着心事。

悠介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感慨，但又不是喜悦撞击胸膛的那

种感觉。硬要说的话,可以说是对自己终于走出这一步感到欣慰,而伴随着这种满足而来的,还有对自己居然走到这一步的淡淡的悔意。安心和不安,混杂着一丝对自己的迷惑,那一瞬间,他就这么端着茶杯坐着。

这是悠介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心绪,裕子就更不可能明白了。

裕子原本就不是对这种情绪波动敏感的人。她长着一张瓜子脸,看起来文静大方,但性格却干脆而爽快。

三个月前,当悠介把辞掉札幌的工作然后到东京发展的打算告诉她时,裕子也是这样,想也没想就接受了。

“不错啊,挺好玩的。”

从家人到朋友,悠介周围的人都对此事持反对态度,只有裕子很简单地就同意了。这份简单的支持瓦解了悠介心头所有的犹豫。

“一起去吧。”

悠介邀请裕子,裕子并不怎么心动,反问道:“就你自己去?”

“当然,家留在这儿。”

三十五岁的悠介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。裕子知道悠介要把她们留在札幌,显出了放心的样子。

“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的话,去也行啊!”

虽然知道裕子对自己抱有好感,但也没想到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。

悠介考虑了一年才作出的决定,就这样被认可了。

从外表上看,女人做事情犹犹豫豫的,但那只是在买东西或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候,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时,她们比你想象中要大胆果断。当然,她们在作决定之前也会陷入深深的苦恼,但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再反悔。与此相比,男人在买东西等事情上富于决断力,但

一关系到事业或生活方面，却迟迟难以决断，即使决定了也总是有些疑虑。尤其是像悠介这样的情况，必须要舍弃工作了十年的大学医院医生的职位，另外，对自己三十五岁就取得的讲师这一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地位，悠介也还有一丝留恋。

舍弃那样的地位到东京发展究竟有没有价值呢？如果只是为了写小说，不也可以在札幌一边做医生一边写吗？

家人、前辈和朋友都这么说，悠介更犹豫了。

此时裕子肯定的答复，对悠介来讲不啻一种坚强的依靠。

“最近写了些东西，在大学里也有些不好待了。”

半年前，也就是昭和四十三年（一九六八年）八月，悠介所在的大学做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，引起了一些争论。

悠介通过调查认定这是一次不恰当的手术，并发表了批评文章。此事引起了部分医生的反感，悠介因此陷入了难堪的境地。虽说学校内部也有人在这次手术持批评态度，但只是背地里偷偷地说，这和公开发表文章进行批评显然是不同的。这里面固然有悠介的幼稚，但也说明了大学并不是个好待的地方。

想着想着，悠介对在大学工作这件事本身也厌烦起来。

就这样道个歉老老实实地待着也未尝不可，但是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东京发展呢？犹豫不定的悠介想：“我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，再不去东京的话，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。”

悠介在做医生的同时写小说已有四年了。这期间，悠介曾有两次成为东京文学奖的很有实力的候补者，但还是因为欠点火候，都落选了，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打击。

也许从这里迈出一步，到东京那样充满刺激的地方，真正投入地去写小说会更好吧。

“但是到了东京，光靠写小说能维持生活吗？”

裕子看似悠闲的一问,却触到了悠介心中最尖锐的地方。

说实话,这也是悠介最担心的地方。

“维持基本的生活,我想总是可以的……”

虽然东京的出版社时而有约稿,但也不是每个月都有,况且就算写了也不一定能刊登,若碰到刊载延期或取消,立刻就没有了收入。

“我想暂时找点临时医生的工作做做看。”

“会有吗?”

裕子笑了。悠介想,以此挣点生活费还不成问题吧。

虽说如此,但每天都打工的话,去东京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
“我想隔天,或者每周有两天去工作。”

悠介原本是这样想的,这多少有些乐观。

后来,悠介趁着一次去东京的机会到御茶水的医师会馆看了招聘广告。大体上都是要求全日制的,一周只工作两三天的几乎没有,偶尔有也是内科方面的,外科根本就没有。

想想也是。外科有手术,如果星期一做了手术,休息两天,星期四再去上班的话,患者会感到不安,纵是被说成“无理弃置”也无可辩驳。

悠介的专业是整形外科,只有全日制的招聘信息。

没办法,悠介只好给寻求外科医生的医院依次打电话,说明自己无论如何想要隔一天工作一次,最后终于被位于两国附近一个叫山根医院的地方接收了。

第二天,悠介循着地图找到那里。那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医院,除了作为外科医生的院长外,还有一个内科医生和一个外科医生,但院长热衷于做政治家,对外科的工作并不上心,聘请悠介似乎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。

工资是按日支付的,并不是很高,但在医院的后面有院长经营的

出租公寓，可以免费借给他一套两居室住。这样的话，即使书稿卖不出去，似乎也能维持一段日子。悠介立刻决定来这里就职，可心底还是有些堵得慌。

“最终还是做了私人医院的医生啊……”

医生的地位因医院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异。最有权威的是大学医院，其次是一流的官立、公立医院，接着是小的公立医院，然后才是私人医院。虽然收入的高低很多时候是与这个顺序相反的。

像悠介这样，曾经在大学医院任职，现在却去了私人医院，多少有点自贬身份的感觉，可裕子并不理解这种心情。

“有什么不好的，还带房子，在东京租金多贵呀！”

“那个医院只要隔天去一次就可维持我们俩的生活了。”

“但是还要给你妻子寄钱啊！”

裕子有着难得的体贴，连悠介妻子的事也一并跟着操心。

“我把退職金留给她们了，没关系的。”

妻子虽然留在家里，但悠介辞职的时候得到了一些钱，所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。

“到了东京，我也会工作啊！”

“仍然去干宴会俱乐部的活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想工作的话很多都可以干的嘛。”

裕子以前经营过为晚会、聚餐等活动提供女服务员的宴会俱乐部，并且自己也曾经作为一名服务员去工作。

悠介最早认识裕子也是两年前在定山溪温泉举行毕业十周年晚会时，裕子作为服务人员出现的时候。

当时裕子穿着和服，美妙的姿态和略显突出的下唇娇艳异常。

五十人左右的酒席上，有十几个服务员，裕子来倒酒时，悠介开玩笑地说：“好一张让人想亲的嘴啊！”

裕子笑着躲开了。酒席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，灯突然熄灭，色情电影开始了。

这是干事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货真价实的色情片，大家都在屏息观看时，悠介似乎嘟囔了一句：“这种东西真没劲，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悠介并不记得自己当时那么说过，这是裕子后来告诉他的。

说实话，之前悠介早就看过好几部色情片，已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画面。而且大家一起鸦雀无声地观看色情片的样子，让他觉得有点不自在，所以半逞能地说了那么一句，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就起了作用。

“大家都在看片子，只有你侧着身子独自喝酒。那时的你真的好帅哦！”

后来裕子说起自己被悠介吸引的理由时，是这么说的。她还打趣地问：“你那么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？”

当然，悠介并没有那样的心思。虽然喜欢裕子，但用那样的手段来征服裕子，他没想过。之所以说“没意思”，是因为在此之前曾看过色情片，同时也隐含着对认真观看的朋友们实在是纯情的感叹。不管怎么说，悠介和裕子因那次聚会相识，不到三个月，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。

两个人的关系进展比较顺利，但裕子另外还有男人。虽说宴会俱乐部并不需要多少资金，但裕子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成为经营者还是有点不可思议——那是因为有个男人给她出钱。

裕子毫不犹豫地承认了：“不过现在我和他不太好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那个男人真的能轻易放手吗？能为风俗业出钱，很可能跟黑社会有关系，搞不好会遇到麻烦。

悠介虽说有些不安，但还是继续着和裕子的交往。

这次决定去东京，最大的理由当然是因为难以继续在大学医院

立足，同时悠介也想借这个机会试着当个作家。此外，也不可否认还有着想和裕子一起逃跑、一起生活的向往，以及一生中想要做一件荒唐事的冒险心理。

地毯边缘的斜阳已经延伸到了桌子底下，悠介一边看着这光影，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。

“终于来了啊……”

裕子微微一笑：“有什么奇怪的吗？”

“因为，我们两个人来到了这儿。”

的确，即便是一个月之前，悠介都没有想过会来到东京和裕子一起生活。

不过，现在两个人正亲密地靠在一起喝茶。沙发和橱柜是从裕子家里搬来的，摆在卧室里的桌子和椅子是悠介的东西。两人将各自搬来的家具和物品放在一起，房间里竟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“总算安顿下来了。”

虽然壁橱前还散乱着需要整理的衣服，大件的家具也只是简单地摆放着。

“再喝点吗？”

“好……”

悠介怀着满足又后悔、安心又不安的复杂心情点了点头。

晚上，悠介和裕子一起出去吃饭。

并不是不能在新家中准备晚饭，只是刚搬来，屋子还没收拾好，碗筷、油盐酱醋等也没有备齐，再加上裕子确实有点累了。

与其说是出去吃饭，不如说是初来乍到想出去走走吧。

两人沿着电车轨道往两国方向散步。途中，有家叫“奴鳍”的寿司店，挂着漂亮的布帘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悠介被大声的欢迎声吓了一跳，停下了脚步。两人被热情的服务员推进了店，在靠近门口的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吧台那儿也空着呢。”

“就坐这儿吧，挺好的。”

在东京第一次进寿司店，悠介还不太愿意直接坐到吧台那儿。

悠介要了啤酒和上等的寿司卷。

“那么……”

这样的场合该说些什么呢？要说“恭喜”，还有很多担心的地方；要说“加油”，也有些牵强。

悠介有些不知所措。裕子端起酒杯，轻轻地和悠介举起却又停在那儿的酒杯碰了一下：“辛苦了！”

不错，这句话最恰当了。搬家让两个人都累了。

就着腌章鱼的小菜，两人喝了点啤酒。一会儿，寿司卷便端了上来。

金枪鱼、比目鱼、鲍鱼和北海道的一样，但鲷鱼和略带黄色的乌蛤没怎么吃过，而在北海道的寿司卷中经常会放入的北极贝和鲑鱼却没有看到。

“怎么样……”

“嗯，还可以。”

裕子点点头，悠介却不怎么赞同。金枪鱼、鲷鱼的味道有点重，乌尾蛤却过于清淡，乌贼的身子太厚，咬不动。

“这个和北海道的不一样啊。”

“这个叫商乌贼吧。”

“那个也是，在北海道的話，只能叫盐渍鲑鱼子了。”

鱼子酱做得有点咸，海胆也太过清爽，缺少圆润的口感。

“真是不怎么样啊。”

原本以为东京是寿司这种日本料理的发源地，但尝过之后发觉好像并非如此。当然，也不能因为偶尔一家不好吃而否定东京所有的寿司店。

不过，悠介已然相信北海道的寿司更好吃了，心中有种胜利的感觉。要说孩子气吧是有点，来到大东京的悠介确实有点争强好胜。

“明天开始要去医院了吧？”裕子转移了话题。

“九点去就可以了，很近。”

医院只隔着条马路，走过去花不了两三分钟。

“好像住在医院里似的。”

“住得这么近，和值班没什么两样了。”

也并非一定要值班，不过万一住院的病人有事的话，不去也不行。

“好像有个护士住在我们楼上呢。”

这栋公寓楼是个四层建筑，悠介和裕子住在三楼最边上的一间，四楼住着在同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和办事员。

“怪不得刚才搬行李的时候有人在看我们。”

裕子一边夹起比目鱼一边说。

“医院里的人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吧？”

说实话，悠介还没有把与裕子同居的事告诉院长，虽然是不得不说的，但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事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。

现在两人住在院长经营的公寓里，而且还有护士进进出出，大家知道此事也只是时间问题吧。

“过些日子，我会说的……”

裕子比悠介小七岁，两人在一起并不像一对夫妻，明眼人一看就

知道。总之，都不用正式向院长和护士介绍，很容易就让人知道他们不寻常的关系。

本来，悠介并没有想故意隐瞒和别的女人同居一事，但既然已经辞了职，成为一个自由人，就不想连自己的私生活也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。

幸好，裕子不在乎别人会说闲话。

“反正我不去医院就好了。”

裕子喝完了杯中的啤酒继续问：“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可以接电话吗？”

悠介刚想点头，但又没这么做。在东京的编辑和朋友们知道他们俩同居的话倒是没什么关系，但家人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生活，万一裕子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，那还不吵得天翻地覆呀。

也许，在悠介说出要去东京发展的时候，妻子就有了这样的猜测吧。

光靠写小说的生活还不安定，孩子又要上学，悠介编了一大堆理由，才说服妻子让自己单身上京。但从洗衣做饭到穿衣打扮，悠介个人根本搞不定，没有人比妻子更清楚悠介的懒汉作风了。

这样的男人独自去东京，背后肯定有个女人。

妻子到底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另当别论，可自己千万不能粗心大意。

妻子既然答应了自己的要求，可能有她作为正室妻子的自信吧，也可能是觉得再反对也没用，只好放弃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妻子做好了被悠介背叛的心理准备，这是肯定的事。

但现在，悠介要感谢妻子对自己的宽容。虽然，他并不想对妻子太过关心。

三十五岁，舍弃大学医院的工作上京从事写作，对于悠介的一生

来说,无疑是一次孤注一掷的重大决断。

从今往后,果真能靠写作生存下去吗?

对于未来,考虑得越多越感到不安,所以悠介决定不再想这些了。

无论如何,这一两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

在这种关键时刻,即使想照顾妻子和家庭也没有办法做好。

说起来,对于文学来讲,家庭的幸福其实是万恶的根源。幸福又安定的家庭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,满足于现状,从而失去了战斗力,失去了前进的热情。现在牺牲一下妻子和家庭,就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突飞猛进、勇往直前了。

悠介有点在逞强。不,悠介是在借此鼓励自己。

“两个人住在一起嘛,当然可以接电话了。”

“那我可以说‘我是相木’啰?”

“可以是可以,如果是找你的电话怎么办?”

“我父母知道我和你住在一起,没关系的啦。”

悠介有点尴尬,正色道:“自古以来,作家身边都是有女人的。”

“所以啦,你不是想成为作家吗?”

好不容易才作出的决定,被这么低俗地理解,真是让悠介头疼。

“过去这一年,我非常苦恼。成为作家的目标还没有实现,如果错过现在,就没有机会了,但我还是一直在逃避现实,得过且过,迟迟下不了决心。”

“在我认识你的时候,就听你说过了。你真的没想过会辞职吗?”

“我也算是一个有用的社会人才吧,在单位受压迫或是被降职,有可能会索性辞职,但如果不是到很糟糕的地步,也是很难下得了这个决心的。”

很难得,裕子理解地点点头。

“我辞去大学医院工作的时候，父母都哭了。”

“那你妻子呢？”

“起初她很惊讶，但后来并没有反对。”

妻子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很冷淡，是沉着镇定，还是不感兴趣？又或是觉得这只是丈夫的信口开河呢？

“也许你不跟她说更轻松点。”

“父母居然说：‘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为什么还要去干招徕客人的行当呢？’”

“写小说是风俗业？”

“我也不怎么明白。也许他们觉得收入不稳定，又常常要工作到半夜，和干风俗业没什么两样吧。”

“那写小说到底有多少收入啊？”

突然被裕子这么一问，悠介要考虑一下。

“写一篇六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，如果能刊载的话，稿费大概在一页一千日元，一共六万块吧。”

“哇，这么多啊！”

裕子瞪大了眼睛。但就算写六十页的短篇小说，再怎么顺利也要花上十来天，而且也不一定能发表，也不一定每个月都会有约稿。在裕子面前，悠介不想说这么无情的现实。

“来到东京可以和编辑们混个脸熟，这样约稿也会多一些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但并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写啊，也没有奖金和津贴。万一生病不能写的话，那就是事业的终结。所以自由职业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也会工作啊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“工作？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银座有个认识的朋友，明天去找找他。”

“是在晚上工作吗？”

“不错，和你一样，风俗业，呵呵！”

裕子以前经营过宴会俱乐部，而且自己也作为一名服务员工作过，所以并不介意在夜总会或是酒吧之类的地方打工。

好不容易跟自己来到东京，却要让她到银座这样的地方抛头露面，似乎有点不尽情义。

“就我们两人生活的话没问题的。”

“好了，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我也会觉得无聊啊，而且我也很想去看看银座嘛。”

不管悠介有什么样的考虑，裕子仍坚持自己的意思。

“京都可真是有意思啊。”

邻桌的客人起身离开，随即又来了两个人。男的和悠介差不多年纪，而女的要稍稍年长一些。两人似乎对这家店很熟，一边走进来，一边谈论着在京都看到的迟开的软条樱花的话题。

悠介听着他们的谈话，又想起自己身在东京下町一家寿司店的事实。

“再过些日子，北海道的樱花也要开了啊。”

往年，札幌的樱花都会在五月中旬完全盛开。想起这个，裕子也点点头。

“那儿还挺冷的吧，气候和这儿差一个月呢。”

“是啊，就是到了四月底的黄金周，有时候还会下雪。”

现在，北海道的山野还是一片枯黄，山间也残留着皑皑白雪。记得去年黄金周的时候，和裕子一起去附近的支笏湖玩，风吹过湖面，异常寒冷，冻得两人没敢去湖面上泛舟。

“好远啊……”